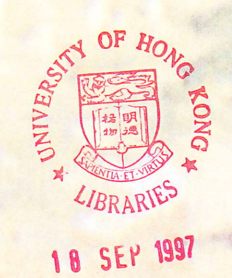


12.1995



新同居關係

小明雄的作家脾氣

初戀無限次 . . . Wyman

非賣品

FREE



編心同話

我們需要的是甚麼人？

葉文清

十月第一個週末，十分一會舉行迎新聚會，二十多名新會員雲集藝穗會，有剛從衣櫃裡跑出來的；有浪蕩多時、今天才泊岸的；好不熱鬧。這是新人認識本會的時刻，也是舊人招攬人手、補充新血的良機，畢竟這是用人之際。究竟我們需要甚麼人出來做事呢？說來簡單，是有責任感，願以平常心與人合作的人。

朋友說，參與義務工作的同志，大多只為增加曝光率，好讓自己多結交朋友，早日覓得伴侶；有些則希望取得高位以飽其權力慾，真正為同志們做事的，少之又少。

朋友的說話是主觀的批判，欠客觀理據，我不盡苟同。結交朋友的動機沒有甚麼不妥，你我在單身之時，渴望早日覓得伴侶以嘗愛情滋味，更是人之常情。通過義務工作認識的，總比在外邊碰撞來得可靠。此外，若果有真實材料的，以其才幹得人信服，繼而掌握決策之權，也無可厚非。故說動機是其次，態度才是最重要。

同志常嘆圈中知己難求，但很少有人先檢討自己待人處事的態度。我相信認真、有責任感、願意接受人家意見而以開放的態度與人溝通的人，一定會得到很多知心友伴的愛護，其才幹也必然獲得會員大眾的認同及支持。有這樣態度的人，無論動機是甚麼都不太重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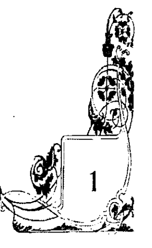
籌備活動必須講求合作，每一位參與者的角色都很重要。倘若其中一人持玩樂的心態，經常無故缺席，會議遲到早退，傳呼不回覆，又不願接受人家意見，與其讓他在工作隊伍中濫竽充數，倒不如另覓有誠意者。

聖誕節快到了，九五年也將隨之而去。在新的一個年頭裡，可曾想過擴闊你的社交圈子？可曾想過學習更多待人接物的道理？只要是有誠意和責任感，我們歡迎你！

DEVOTED TO YOU

Ip Man Ching

To let our journal enjoy longevity requires devotion from both every member of our editorial board and our readers. Pick up a copy, spend half an hour on it, murmur some comments on ...... these are all signs of devotion. No printing words can exist without somebody who bothers to spend time reading it. We know our first issue obtains your devotion - someone who has read it wrote us his opinions, sent us cheques - such devotion from you really encourages us to outstrip our first issue. I can assure you, our dearest readers, the editorial board will try to make our journal more readable as we understand only through mutual devotion the journal will last.



《目錄》

出版人
Publisher
香港十分一會
Hong Kong Ten Per Cent Club

總編輯
Editor-in-Chief
葉文清

副總編輯
Deputy Editor-in-Chief
Hyman

編輯
Editors
小卒
阿谷
韋舒
Isaac
Terence Wong

美術設計
Art & Design
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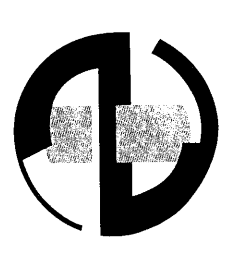
市場及推廣
Sales & Marketing
Spencer
拾壹分

製作
Production
The Blue
小卒
阿谷

發行
Distribution
Ad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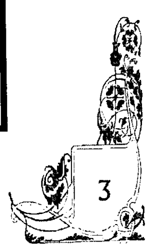
香港十分一會 出版
HK 10% Journal is published by

HONG KONG TEN PER CENT CLUB
九龍中央郵箱 72207 號
Kowloon Central P.O. Box 72207
電話Tel.: 2314 8726



「十分一同話」乃香港十分一會刊物，三個月出版一次，每期印數一千份，免費派發會員及有興趣人士，並存放於餐廳、酒廊、卡拉OK、書屋等，以作推廣。

所登內容，純屬作者個人意見。



同真歲月

新同居關係

Terence Wong、Isaac

世界天天在變。
曾幾何時，一夫多妻是天經地義。
不知甚麼時候開始，人們轉了軚，歌頌一生一世一對一。
如果戀愛是一場遊戲，這些只是異性戀定下的遊戲規則，這個世界一天不歡迎同性戀者參與，這些戀愛規則一天也跟同性戀無關。
對於同志來說，戀愛婚姻的形式可以千變萬化，一切有待探索定形。反過來說，由於缺乏可借明鏡可鑑前車，同志婚姻如何開始如何維繫，也茫然如黑暗中尋燈，值得多些觀察討論。
Julian 和細光同居五年，以夫妻相稱，相親相愛，但他們有個默契，容許對方找婚外性伴侶，他們認為並實踐出自由是維繫雙方關係的重要一線。
安仔跟明仔有七年深厚感情，但安仔承認，這幾年間都有婚外性行為，為偶爾沉悶的婚姻生活增添刺激。
婚外性行為在「同林鳥」之間是否非常普遍，這個難下定論。但兩個受訪個案證明，在一些同志的同居關係裡，婚外性行為未必是一個障礙，是謂「新同居關係」。

陳卓章（Julian），三十三歲，畫廊經理，十八歲出道，曾出任十分一會會長，現為香港第一個亦是暫時唯一一個同志佛教組織「自在社」之創辦人及主席。

閃電同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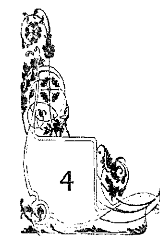
Julian與男友細光同居已五年多，他們沒有經過任何拍拖過程，在酒吧邂逅認識，第二天便決定一起生活。

對於未嘗過「拖手仔」便「閃電同居」，Julian 承認：「回想是覺得有些可惜。」

那為何又急於同住？

「也不是心急，是很自然發展的，拍拖固然可以很好玩，但並非最重要，最重要是兩人是否適合一起生活。」

細光坐在 Julian 身旁，但大部份時間都是 Julian 負責說話，細光負責點頭，夫唱婦隨。細光二十九歲，一直以來只是打打散工而已，沒有什麼事業心。他非常享受被照顧的感覺，現時賦閒在家，負責打理家務，有空便約「姊妹們」逛街打麻將「釣魚」。



「我最怕煩，當時有幾個人纏著我，令我非常頭痛，很想逃避。那時 Julian 剛巧出現，我有心他有意，就決定放棄其他人，專心跟他一起。」細光說。

銀戒指的故事

究竟當初是甚麼令兩個人走在一起？

「沒刻意想。真正的戀愛，是不需多想甚麼，亦不必多方衡量、量度、計算將來是否可以幸福愉快，更不應考慮對方的品味、教育背景等。一切順其自然，不必機關算盡，這便是愛情了。」Julian忍不住笑，望望細光說：「老實說，年輕時的理想對象是很有品味、看很多書很多電影那種，以前有幾個舊情人是這類型，但散得最快；想不到維持得最久的，卻跟理想相差最遠。」

Julian 和細光手上戴著同款式的銀色戒指，是這段感情的一對信物。本來細光喜歡金戒指，他跟以前的男朋友一起時，都是以金戒指為證；後來跟 Julian 走在一起後，細光一天忽然心血來潮，覺得看厭了金戒指，便買了一對質料並不貴重的銀色戒指，想不到金戒指戴不長久，銀色戒指卻一戴戴了五年。

正餐與散餐

五年共同生活，對方的一切，事無大小都瞭如指掌，漸漸失去新鮮感，婚姻生活變得公式化，沉悶便會成為「夫妻」之間的頭號敵人，如何維繫一段沒有婚書約束的關係是同志之間的重要一課。

「悶，會有。但悶不等於應該分開，決定一起的原因是愛和責任，彼此一起克服了那麼多生活上的困難，是否一聲沉悶就要分開？我不認為如此。」Julian補充：「性生活當然重要，但性伴侶容易有，要找一個有默契、有感情的人，而且可以一起生活五年，就不容易了。」

談到性伴侶， Julian 與細光這一對從不諱言他們多年來一直容許對方在外面跟其他人逢場作興。這樣來說，就不是一般人說的「偷食」，而是「明食」了。

「一直以來我都有出去釣魚，我知道他（Julian）也有，我們之間有個默契，大家不會約束對方交朋友以至性伴侶的自由。」細光打趣說：「如果他不准我在外面釣魚，你以為我會肯跟他那麼久嗎？這五年來，只有跟他一起的第一年完全沒有出去，不知道為甚麼，總之提不起勁去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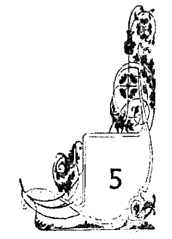
婚姻自由式

Julian說：「家裡有一個伴侶之餘，我不排除，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下，我還可以有多於一種喜好。正如我愛穿牛仔褲，同時也愛穿西褲。」

容許自己的伴侶在外面跟別人發生關係，會否容易出現「第三者危機」？

「我只是個凡夫俗子，不免有佔有慾，但作為佛教徒，我要放下自己的貪、嗔、癡，不能因為害怕有第三者出現，而將對方據為己有，剝奪他的選擇自由。無論婚姻抑或愛情關係，都不能控制、干涉對方的思想行為。」Julian笑說：「我道行夠高，可以做得到，你做不到便不必勉強。假如我的伴侶接受不了，我會跟他對話，必要時我會放棄這種『婚外性行為』。不過老實說，到了我這把年紀，性慾已不是重要的考慮，最重要的是家庭和事業。」

在一般人心目中，一對一天長地久的感情是最理想、最理所當然的，但 Julian 卻不敢苟同：「一夫一妻並不是天經地義的事。在香港，一夫一妻制才實行了不過幾十年光景，之前還可以納妾。西藏實行一妻多夫制，土耳其等回教國家則一夫多妻制，你說甚麼是天經地義？」



私隱空間

話雖如此，Julian認為對於兩個兩情相悅的同志來說，建立屬於自己的家一起生活，現實上有其需要。在香港，同志情侶連在街上拖手也不可以，假如他們各自跟家人同住，就更難有屬於兩個人的私隱空間，無法有較親密的接觸。一對情侶，若連表示親密體貼也要偷偷摸摸，長遠來說會影響感情的發展。若果他們有一個愛巢，起碼能從容自如地享受二人生活，有助維繫一段關係。

Julian感謂：「人是不可離群獨處的，到了一定年紀，就想找個伴，想是怕寂寞吧。在生命的過程中，也渴望有個親近的人分享我的喜樂哀愁。」



他們認為二人相處，應該學會付出，不計較對方是否愛自己比較多，並要純淨，不胡思亂想鑽牛角尖。

「諸多干涉挑剔，則親手弄污自家的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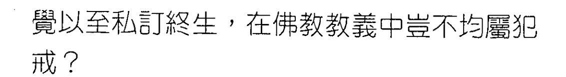
更重要的是，不論你同意與否，Julian跟細光一起生活已五年，並任由對方自由自在地生活，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性伴侶。

佛教和睡覺

Julian是虔誠佛教徒，且聽他解釋佛教如何看同性戀婚姻。

「佛教有五戒，其一為邪淫戒，它的定義是：非配偶以外的性行為就屬於犯戒。在律學中最後一章，釋迦說：如果這些戒律不符合當地法律，則不應實行。如五戒外，仍有當地法律認為是犯法的，都不應去做。」

香港法例並不容許同性結婚，同性戀性行為也沒有婚約支持，這樣來說，跟同性睡



覺以至私訂終生，在佛教教義中豈不均屬犯戒？

「嚴格來說，同志婚姻在香港算是犯戒，但在瑞典，又不算犯戒。教條是死的，人要不斷變化革新，我們應可重新詮釋，我相信自己有智慧詮釋佛理。釋迦最終也說，我甚麼也沒有說呀！可見教條是死的，而人是活，世界在變，我的心才是真。說回邪淫戒，如果我強迫對方進行，算是。但兩情相悅，沒有傷害對方，則不算。」

*　　　　*　　　　*

「我是他的煮飯婆」

安仔和明仔相識七年，同居五年，在一般朋友面前，安仔「老公」前「老公」後的稱呼明仔，十分痴纏。自從五年前，兩人交換戒指，私訂終生，安仔就會這樣介紹他們的關係：「他是我的老公，我是他的煮飯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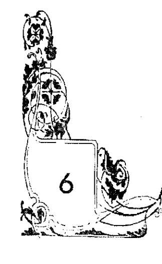
他們去公眾泳池游水，一起從泳池裡上回池邊，明仔一蹤即就，身材較胖的安仔攀了幾次也攀不上，在池裡發嬌嗔，明仔哄他，伸手扶他一把，溫柔體貼盡在不言中，一是令旁人側目，一是令旁人羨慕不已。

過去五年婚姻，對安仔來說，意義是雙方共同守一個約：「Commitment這個字不可以隨便講。對自己，講得出就要做得到；對對方，意思是承諾他『以後的對象都是你』，給他信心；對其他人，就是告訴他們『我已心有所屬，請找其他目標』。」

掩耳盜鈴

對於「婚外性行為」，安仔持一種掩耳盜鈴的態度，這也是他自己定下的規矩——若然做出越軌行為，就要將對方蒙在鼓裡，若果讓他知道，就不能接受。

問安仔自己有沒有「婚外性行為」，他的即時反應是：「當然有啦，你信不信我沒



有？講老實話，這七年來，我都有這樣做。」

「你可以話我吹，我可以令對方從不懷疑。當然出去還出去，要記著自己的身分，不可肆無忌憚。譬如我去sauna，有人對我有好感，而我也覺得這人合眼緣，可能跟他有性關係，但不代表我會放真感情，如果我發現對方動真情，我會向他解釋自己是甚麼身分，即使對方不介意，他不介意我也介意，因為我不能spare我的時間或感情給第三者。我盡量控制自己，到現在都算做得到。」

以安仔所知，明仔不知道他「偷食」的事，至於明仔有沒有這樣做，安仔不知道，也不想知：「為甚麼要查根問底？一來容易受到傷害，二來這表示不信任對方。我們一起這麼多年，只因互相信任，無論我或他去到哪裡，心裡都有對方存在，做甚麼事也會適可而止。」

七年之癢

今年是安仔和明仔相識第七年，但未待七年之癢發作，安仔已「向外發展」。是否大部份同志夫婦，相處一段日子之後，就會感到沉悶，要出外尋找新鮮感？

「我不敢說這圈子很多人都是這樣，如果我這樣說，我會被人打死。但我在這個圈子日子長，認識很多人，耳濡目染下，我感覺這真的很普遍。不過，你不要將我去sauna和我跟明仔的感情相提並論，我去sauna並不代表他不能給我某方面的滿足感。不過有時生活太刻板，每天上班下班吃飯睡覺，我不想給自己悶的感覺，就想在常規中做些例外的事，去見一些陌生的人，生活會積極些。在一段長久的關係裡，應該可以各自做些自己有興趣的事，而不會傷害大家的感情，反而可以繼續維持下去。雖然有時生活很沉悶，但我依然覺得這個人很好，感情已經深刻，無人能代替。不可以因為第三者而變心，騎牛搵馬，這樣做很卑鄙。」

這七年間，在外面找性伴侶，並不是每次都火裡來水裡去那麼瀟灑，也曾有發生過感情的牽絆。現在回想起這件事，安仔還感到非常慚愧。當時安仔在外面認識了一個人，那人知道安仔有lover，仍表示不介意，但安仔沒有給他機會，跟他說清楚，那人失望極了，決定跟一個女子結婚去。

「假如我跟他發展過，後來分開了，他決定這樣做，我也不會如此內疚。但我跟他認識時間那麼短，他竟然這樣做，證明感情好深。他結婚前，我跟他見面，我叫他想清楚，我說，你今天在這個圈，將來也會再出來，他斬釘截鐵地說，以後都不會再出來。那天，當他告訴我他的未來妻子有幾分像我時，我在他面前哭了。」

隱瞞家人

除了這次外，也出現過另一次茶杯裡的風波，就是他們的同居關係給明仔家人發現了，初時他們嘗試制止兩人在一起，但明仔不理會家人的反對，力排眾議，極力維持跟安仔的關係，家人只有無奈的接受，現在他們已很少見面。

「可能是我出了問題，當時我跟他的家人偶然一起吃飯，你知我頗女性化，我已經盡量做好些，但做得不夠好，兩個人表現出來，給家人猜到。」安仔說。

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大部份同志都不敢讓家人知道自己的身分，假如他們跟伴侶同居，更要日夜隱瞞。想有個愛巢，又不想在家裡引起軒然大波，有什麼妙法用紙包著火？

「我的做法是一開始就將他以死黨身分介紹給家人認識，譬如過年過節來拜年，叫對方表現得好些，唔好咁camp，斯斯文文，不要怕蝕底，有甚麼裝修、搬屋之類，找他來幫幫手，建立個好形象，逐漸便會被接受。我們未同居前，我的家人已認識他，對他感覺幾好。後來我們決定一起生活，就跟家人說想搬出去住，但因為租金貴，想和老友一起住，分擔租金，他們一早已認識這個人，印象也不錯，他們就不那麼容易起疑。」

又要和政府交手了！

十分一會執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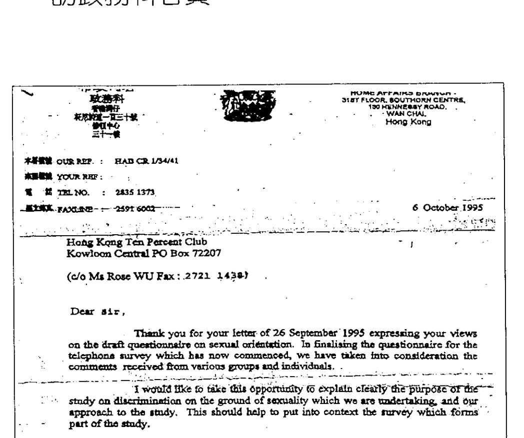
香港政府最近就公眾對同性愛及雙性愛的態度進行了一項電話調查，以研究是否有需要立例禁止性傾向歧視。從「本質」看，該行動承繼了政務司孫明揚去年遊說反對平等機會(家庭責任、性傾向及年齡歧視草案)草案的腔調——需要諮詢民意方有立法基礎。

九月二十六日晚本會從間接渠道得悉該問卷初稿，已隱然覺得問卷設計偏頗。以偏頗的問題詢問公眾，只會得回偏頗的答案，而且加深公眾的錯誤觀念。本會認為政務科應先參考同志團體的意見(見十月三十日明報特稿〈港府性傾向問卷被指具侮辱成份〉)，但因事關重大，初步議定中間落墨，徐圖後計。

當時我們的回應是詢問政府該調查將會針對甚麼研究對象、抽樣方法及研究方法採用甚麼參考，並向政府表示關注該調查之代表性及廣泛性會否以偏蓋全。在諮詢信件內，我們建議公開披露調查結果，使本會能掌握資料，有理有據爭取同志平等機會權利及爭取本會成立會址，服務社群。另外，我們也詢問政府對該調查結果將有何相應跟進工作及本會有何渠道回應。

政府回應

十月六日政務科回信，解釋政府將於九六年初進行公眾諮詢文件工作，現時正分別搜集海外經驗。性傾向問卷調查則將提供資料以準備九六年份公眾諮詢文件。在該政務科回信中，政府強調本身對研究結果並無先入為主概念（we like to emphasize that we have no preconceived idea of where the study would lead us）。其後，政務科官員亦曾相約本會及其他同志組織午膳，交換意見，本會亦將再拜訪政務科官員。



政務科

HOME AFFAIRS BRANCH
31ST FLOOR, SOUTHORN CENTRE,
130 HENNESSY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OUR REF. : HAD CR 1/34/41
YOUR REF :
TEL NO. : 2835 1373
FAX LINE : 2591 6002

6 October 1995

Hong Kong Ten Percent Club
Kowloon Central PO Box 72207

(c/o Ms Rose WU Fax : 2721 1438)

Dear sir,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of 26 September 1995 expressing your views on the draft questionnaire on sexual orientation. In finalising the questionnaire for the telephone survey which has now commenced, we hav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omments received from various groups and individuals.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lain clearly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on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 of sexuality which we are undertaking, and our approach to the study. This should help to put into context the survey which forms part of the study.

In July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 undertook to do a study on discrimination in respect of sexuality.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assess the extent of the problems and to identify the possible measures to address them. The need for legislation will be one of the options to be considered; other non-legislative means will also be identified.

The study will include an assessment of the problems and a thorough public consultation on the measures to tackle the problems identified. A consultative document will be published in early 1996 when members of the public will have a formal opportunity of expressing their views on the matter.

To establish a clear perspective of the problems and the extent of community support for the measures proposed to tackle them, we have embarked on an extensive research which will provide specific input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consultative document. A three-prone approach is adopted in this regard.

First, we have conducted a research into experience overseas, including the use of legislative or non-legislative means, in the area. This should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especially on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other jurisdictions.

Secondly, to ascertain public attitude on the question of sexuality and the issues which may arise in measures proposed to tackle the problem of discrimination in the area, we have commissioned a telephone survey which is carried out by an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research firm using random sampling.

Thirdly, we have embarked on a series of discussions with various organisations and groups in the community. These include homosexual groups and other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such as social service, labour and employer organisations. In addition, we are also meeting individuals like academics and other people with an interest in the issue. The purpose of these discussions is to enable us to identify specific issues which would have to be addressed when we consult the public and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measures which might be proposed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identified. Homosexual groups or individuals would have a chance to reflect their concern to us during the process. Should you come across individuals or groups who may have an interest in discussing with us their views or concern, you may wish to encourage them to get in touch with us before mid-October. We would be happy to meet them and hear their views.

I hope this serves to clarify the way in which we approach the study. We would like to emphasise that we have no preconceived idea of where the study would lead us. The research, including the telephone survey, is intende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based on which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document will be prepa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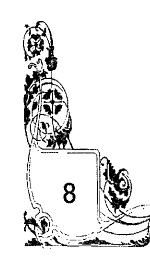
I would like to conclude by saying that any measure the Government adopts to prevent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 of sexuality would have wide implications on the community. It is imperative therefore that we hav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t concerns of the broad spectrum of the community so that there could be an informed discussion of relevant issues during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in early 1996.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your interest in the issue.

Yours faithfully,

(Mrs. Erika HUI)
for Secretary of Home Affairs

政務科回應十分一會之來函



說實在，本會執委會雖然經常體驗義務工作中你推我讓的「民主精神」，搞同解鬥爭也無非「摸著石頭過河」；但這兩、三年間畢竟也曾出席立法局聽證會，也曾扛著十分一會旗幟遊行，也曾到港督府呈抗議信，甚至召開記者招待會。我們暫時對政府「圓滑」的解釋，是採取「不想贏了一戰役輸了一場仗（win the battle but lose the war）」的態度。當然，我們可以立即登山一呼，痛罵政府的性傾向問卷具侮辱成份，但這樣做，又是否意味我們就可以立即促使政府立例禁止性傾向歧視？

政治是講妥協、講溝通。合縱連橫，正提反合，我們在政府心中有多少分量，彼此心知肚明。假如一開始便和行政官僚對著幹，吃不完兜著走，又是否真的能替同志社群爭取到福利？在九六年初政府公眾諮詢文件未面世前，事情還有很大契機性。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未嘗不可。

內部凝聚

故此，本會一方面會進行內部凝聚工作，另一方面對外進行友善公關工作。內部凝聚工作方面，我們在十月三十一日應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之邀，和其他友好女性運動組織，一同討論對該問卷的意見及對策。一月七日，十分一會和 Queer Sisters 將於九七同志論壇分享對該問卷的意見。

對外方面，我們會繼續和政府官員保持聯絡。當然我們不能完全排除政府的錯誤手法會引致錯誤的公眾意見（public opinion），不利爭取立例禁止性傾向歧視。但假如我們和政府的分歧在於同解分子的宏圖（vision）與政府官僚的辦事範疇（paradigm），針鋒相對或是因勢利導較為適合？當然對於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如立法局議員黃錢其濂直指該問卷是有引導性及對同志有侮辱成份，謝永齡直指政府做法會使市民對問題有所保留，本會是衷心感激的。



遭受批評的部分政務科調查性傾向歧視的問卷內容

第三條：請問你願意或不願意

一）與同性戀者／雙性戀者握手？
二）與他們做朋友？
三）與他們一起用膳？
四）與他們一起看戲？
五）與他們一起游泳？
六）與他們一起唱卡拉OK？

第四條：你願意或不願意

一）把房間分租給一個同性戀者／雙性戀者？
二）出租你的住屋單位予同性戀者／雙性戀者？
三）住在一間同時容許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入住的酒店？
四）聘請一位同性戀者／雙性戀者為家庭傭工？
五）成為一個同時容許同性戀者／雙性戀者為會員的會所成員？

註：

每題有四個答案選擇
—願意
—不願意
—視乎情況
—不知道

小明雄的作家脾氣

葉文清

八九年寒冬的一個下午，我在書店悄悄地買來〈同性愛三十講〉一書，閱後令我感到震憾，也讓我第一次認識「小明雄」這名字。

九零年，我衝出象牙塔，無意中發現〈越界〉內有同志專欄，一看，作者正是小明雄。

兩年後，我終於「站出來」了，在圈中浮沈了三年，與這位當年曾啟蒙我的同志作家始終緣慳一面，直到他主持的「九七同志論壇」的第三十六個晚上。

他說自己有種作家脾氣。有人說他很「寸」，說他有種「一哥情意結」，還有...... 也許這都是他的作家脾氣惹來的是非。

名字背後

十月一日晚，「六四吧」內盡頭的一個百餘尺密室裡，腿色的大紅 階磚上擺放著好幾張鋼鐵小圓桌，四周牆壁殘舊，掛牆燈無力地發放著微弱光線，勉強把密室照亮。兩女孩坐在一角喁喁細語。

「你兩個係唔係？」有人大聲問。

「我這一刻未算係！」其中一個答，答得曖昧。

九七同志論壇三歲生辰，場面並不熱鬧，只有十多人在那裡享用冷飲，看電視錄影，談天說地。

「是『進念』在上環文娛中心的『斷章記』把觀眾搶去了吧！」主人家嘗試解釋。

小明雄第一次出現於我眼前。他個子不高，唇上長著鬍子，汗衫短褲，襯著一對舊波鞋。這位名字帶有濃濃東洋味的同志作家的裝扮原來是如斯「街坊」，就像鄰家的「阿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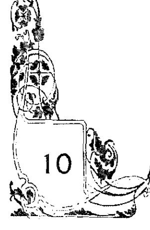
他的名字有點特別，我曾一度以為他是個日本人，遂以這個打開話題。

「小明是我的真名，雄字是我加上去的。我不用父姓，用名字來作姓氏。父姓是父系制度下的產物，有父姓就非individual。作為G(Gay)要打破很多框框局限，不應under一夫一妻的父系制度。這是我come out策略之一，就如和尚出家，不再用俗名。」

他的話說得很快，只見兩撇鬍子頻密地顫動，片刻便推出名字背後的一大堆道理，我好不容易才弄得清楚。

小明雄在徹底的站出來之後，曾在白宮以同志身分談人權問題。二十年來，對朋友、對同事，從未掩飾過自己的身分。

「我不覺得有壓力。做工是靠手靠腦，不是靠你的下體。我又不是賣身給他，日頭工



作，晚上在床上幹甚麼與他何干！」

家人方面又如何？

「我告訴了他們，其實他們早已知悉，因為看過我的文章，只是不想提及而已。」

是家中獨子嗎？我企圖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卻被他斥得體無完膚。

「獨子就會是G的嗎？為甚麼這麼多獨子是直而不是G？與童年陰影有關嗎？被父親虐待過便會變成G？難道所有直的都未被父親虐待過？這些問題很戇居，根本不用作答。」

我一時語塞。

書生設壇

小明雄以知識份子自居，十六歲入讀美國著名大學，未站出來已廣泛閱讀同志書籍三百多本。他懂中、英、日、俄、德等多國語言，涉獵範圍就更廣闊。

「我回港後，受不了傳媒那『一言堂』反對同性戀的偏見。」是故他要撥亂反正，棄其本科科學而從事文字工作，在〈號外〉、〈電影雙周刊〉、〈百姓〉撰寫文章，又搞地下雜誌〈東濤〉，更著書立說，先後有〈同性愛問題二十五講〉（後來再版增至三十講）及〈中國同性愛史錄〉。

三年前，他忽發奇想，開辦了同志論壇，並揚言「九七後要搞到北京去」云云。

「同志的機構多了，活動多了，但去吧去桑拿只流於 closet life，不等於G，不是 come out。G的 issue 很多，如對家庭、歷史的認識，所以我想搞個論壇，做個 Gay Study。」

這個念頭得到周華山的支持，並找到六四吧借出場地，遂招徠一班同道中人，每月第一個星期日晚上，在這個密室裡，只需付上十元，買一杯冷飲，便可濟濟一堂，暢論同志事，直的彎的，無任歡迎。

「論壇是一度橋樑，讓更多人可以了解G的 issue，讓 community 看到 forum 是 Gay activity的一種，不一定要嘻哈的遊戲，而是可以如斯嚴肅的。我做了個sample，這是我成功之處。」

論壇一度吸引各界人士注意，最高紀錄有七十多人出席，傳媒也曾爭相報導。

「出席者包括各類人。有的只來聽，有的則大發議論，你說一句，他（她）反駁你一句，但這類人慢慢又會消失。」

剛開始時，論壇不被看好，但小明雄還是獨力支持至今。他坦言有點兒倦，但還會繼續做，縱使會有挫折感。

依然故我

小明雄素來是個獨行俠，從不參加任何同志組織。有人曾誤以為他是十分一會會員，更以為論壇是十分一會活動之一，教他啼笑皆非，氣結一時。

為甚麼不入會？他解釋是怕名聲被人利用，然後又急忙補充，這個沒有甚麼，其他人也會。這個「其他人」當然是指有名聲的人。

「曾有人借我『過橋』，想認識某人，便說我曾是他的lover，與我到過希臘度蜜月，藉此打開話閘子。」他舉了這個例子，臉上擠滿笑容。

「我是作家，不是 organiser。我有作家脾氣，喜歡做回我自己。」

其實他也曾嘗試與其他同志合作，但感受不太好。

「大家一起做事，本是個 free community，但總是有人想做皇帝，凡事要 me first、要 dominate、要搭個棚架起個宮殿，不喜歡的聲音便被腰斬，這是典型的中國人做事方式。我有很多東西要做，沒有興趣搞 power play。」

小明雄說話坦白直率，無論是新相識還是舊相好，言語間總不留半點情面。他說不愛做領袖，不為名而做事，因為目標不正確便不會做得好，但這個本地同解先驅卻被指有種「一哥情意結」、「很寸」、「自大」，也許都是多得他我行我素的作家脾氣所賜。

「有很多人對我有微言，我也沒法子，我不是為某些聲音而活。」

這就是小明雄。

衷心多謝幫忙／贊助聖誕舞會的朋友：

「到處楊梅一樣花

天下同志是一家」

Porky



恐懼的終站‧關懷的起點——愛之家

小卒



馮伊妮小姐是「愛之家」的全職工作人員

在今日這個過敏世界，我們都需要一個「家」，希望回家卸下種種重擔枷鎖，希望這個家會包容我們的疲累身心，分享分擔我們的喜怒哀樂。回家喝一喝，外面風雨縱飄搖，出門時，懷中自有安慰和鼓舞，陪伴繼續上路。「愛之家」也為你和我留了一盞燈。

多一點關懷

抬頭便看到「愛之家」這個灰銀色招牌。當愛滋病還是社會禁忌，它卻拒絕遮遮掩掩，以磊落光明的態度面對大眾，無疑是尊貴自重的表現。

推開紅色木門，眼見是「愛之家」服務中心經理馮伊妮小姐。鵝蛋臉、陽光笑容，一聲「你好」，令人有回到一個溫暖的家的感覺。

「聖約翰座堂一直與本地愛滋組織合作。去年尾，教友、義工、輔導員、牧師等欲開設一所中心，給愛滋患者及其親友一個溝通交流的地方。長遠來說，希望來訪者能組成互助小組，互相勉勵扶持，遂有『愛之家』的誕生。」

「愛之家」面積只有二百平方呎，卻五臟

俱全。佈置簡潔舒適，地氈、沙發、電視機、鐳射唱機、雜誌等，充滿家庭氣息；書架上放置各式愛滋病書籍及宣傳小冊子、同性戀組織通訊刊物及安全套，任由大家不耗分文地索取。

少一點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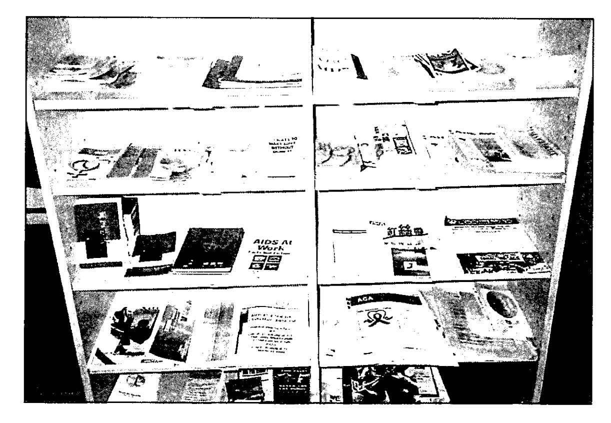
馮小姐幹這種「敏感工作」，親友並沒有表示反對。

「他們只是叫我小心。其實並不需要特別小心，只是一般社交接觸嘛，這方面的公眾教育還是非常不足。」

她曾是「關懷愛滋小組」的義工，一直參與照顧和輔導病者，現加上十二位曾受訓練的義工輪流駐守，「愛之家」的服務質數實在令人放心。

「有人到訪時，我會先介紹自己，請他／她坐下，喝杯咖啡或茶，令氣氛隨和溫暖。」

說時容易做時難，大部份來者只是來去匆匆；也有訪客不願意與她傾談，獨個兒翻閱雜誌個多小時；但亦有人「自動獻身」，積極發問，還留下聯絡電話，希望日後能為「愛之家」盡一分力，令馮小姐感到鼓舞。



書櫃有多種關於愛滋病的小冊子及宣傳單張，歡近索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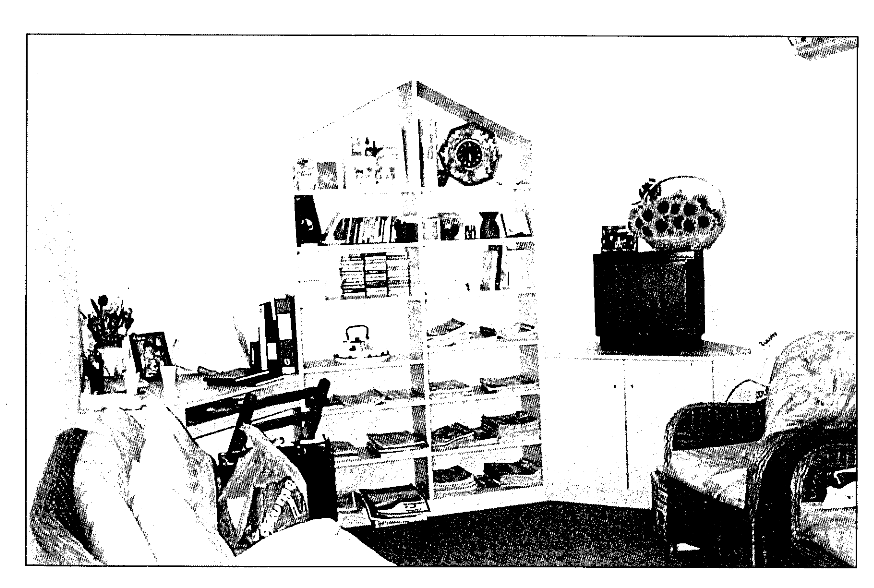
到訪者難相處之外，缺乏「顧客」才大件事。

「中心開放不久，所以到訪者不多，亦未有『固定客人』。」

「愛之家」是公眾地方，有意前來者會否因擔心被閒人識破身分，甚至被日益猖獗的新聞媒界跟蹤而卻步？

「這裏夜靜後途人甚少，算是一種保障。而且愛滋病患者也要覆診，醫院有意無意將他們label了，也沒辦法。既然覆診都可以，來這裏也應該無問題。別人要跟蹤的話，往診所或『愛滋基金』都可以，不一定要來這裏。」

加一點勇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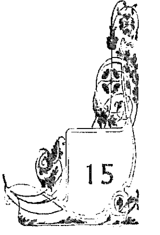


室內設計簡單舒適，令來者感覺舒服。

經驗的累積，令馮小姐頗了解愛滋病人的心態。

「不太相熟的話，他們未必願意向你提及愛滋病，話題只限於生活瑣事。熟絡後，他們會較為開朗，願意談論自己的病情，與我傾訴自己的徬徨憂慮、沒有明天的感受。」

當事人惆悵無助，應否向家人說個明白？



「很多病患者不敢向家人透露，直至病情惡化才逼於無奈承認，令家人一時間接受不了——不一定是愛滋病，可能是其他原因，例如霎時間不能接受兒女是同性戀者，所以病人應盡早向家人說清楚，當然要視乎當事人與家人的關係。」

作為朋友，是否束手無策？

「最重要是抱著開放態度，去接受愛滋朋友，不要批判他們被傳染的途徑，這樣已很有幫助。」

行動最實際

「愛之家」由政府撥款支持，款項多少視乎成效——即出入人次。敬請各位有空便作客，以表支持。開放時間由星期一至五下午五時至九時，及星期六下午二時至八時，每月第四個星期一及公眾假期休息。查詢請電 *2501 0653* 。

這裡暫時有十二位操不同語言的義工輪流當值。凡二十歲以上、自問思想成熟、心靈開放、願意聆聽而不妄下判斷、又有時間的人士，都可加入義工行列，有意者請電 *2523 0531* 。

政府支持之餘，還需社會各界捐助。支票請寄往「香港中環花園道四至八號聖約翰座堂」，支票抬頭請寫上「聖約翰座堂」。

初戀無限次…Wyman

Terence Wong

有些人拼命往衣櫃裏躲，只想隱瞞身分。
有些人的衣櫃本身已表明一種態度，
像黃偉文。
對於一個習慣性為身上的衣服款式而費煞思量的人來說，戀愛更不可輕率，例如
考慮要一個甚麼款式的初戀；
但只怕在廚窗前瀏覽蹉跎，不知不覺已到了戀愛大割引。
每次戀愛都是為了預備下一次更美好的初戀。
黃偉文的初戀無限次。

□記者　　　　◎黃偉文

戀愛彩票

□ 看過一個訪問，別人問你幾多歲初戀，你說不知道，因為從來搞不清以前的經歷算不算戀愛。為甚麼這樣說？

◎ 都是受封建思想影響，在各種小說電影的耳濡目染下，我自己對「初戀」兩個字有一定的詮釋，它是一個理想化的境界，應該包含某些內容。當我跟一些人交往，有一些類似戀愛的經歷時，我就會拿出這張清單來對照一下，但每次總發覺：咦，又不是想像中的樣子。

□ 你那張清單包括些甚麼？

◎ 有很多忍不住笑的時刻，包括單獨一人時和兩個人一起時。忍不住笑是因為除了笑之外，不知道還可以做甚麼；第二個原因是禁不住的喜悅。處理這段關係時，會覺得很生手、不知所措。

□ 你以往的「類似戀愛的經歷」是不是跟這定義相差很遠？

◎ 有點兒相似，又有點兒不像，好像拿著一張六合彩，中了兩個數字，不知究竟拿不拿到獎金。我希望下一次中獎。

□以前的算不算是預備初戀？

◎如果是這樣，未嘗不是一種幸福。或許很多年後我才知道，我真正想要的，原來不是初戀。當你找不到一百分，八十分你也會覺得不錯。時日再流逝，你會再減價，六十五分都殺啦。漸漸忘記了原來有些東西叫做「初戀」，忘記了自己曾經尋找



過，或者，找不到也罷了。

☐ 是不是一種妥協？

◎ 不知道，我答「不知道」的原因可能因為「是」，所以不想將我這樣努力經營、努力合理化的一件事給你抖了出來。好像一件破東西，我辛辛苦苦用花紙包裝好，你卻一個問題將我的花紙全部撕開，很不甘心，所以死口說「不知道」。

又或者答案真的「不是」，因為隨著一個人的閱歷增加，你的要求會轉變，以前你會認為一件事應該是那樣的，現在才發現：「哦！原來是這樣的。」這個和妥協有些分別，「妥協」兩個字意味著經過艱苦掙扎，又不得不屈服；但「哦！原來是這樣的」這句話是可以說得很輕鬆的。

☐ 在你心目中，愛情是不是排第一？

◎ 不同時間答案不同，現在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二日下午六時二十五分就不是。我要很空閒、有些籮籮攣，才會讓自己有很多幻想。寂寞這東西，是要待你完全放鬆時，才會來侵襲你的。當你正衝鋒陷陣、用功用腦時，它就會離你很遠很遠。

☐ 是不是現在已有愛情，所以才不覺得需要？

◎ 不是因為現在有。

你是我的甚麼

☐ 你認不認為自己屬於女性化？如果一個人是分開陰陽兩部份，你覺得自己陰的部份佔幾成、陽的部份佔幾成？

◎ 我搞不清楚所謂陰或陽背後的含意。我覺得男性化／女性化這種簡單的二分法是不必要的。除了身體構造上有些器官屬於男性、有些屬於女性之外，後天的行為、性格、觀點、素質並沒必然屬於男性或女性的。

☐ 那麼有沒有較好的分法？

◎ 除褲囉，拿你的器官出來看。對我來說，男與女只不過是生理上的分別，其餘一切，沒有必要作分別。

☐ 若果只從溫柔／剛烈作劃分，你傾向哪方面多些？

◎ 不同時候有不同需要，視乎我遇到一個怎樣的人。無論傾訴的對象、慾望的對象、抑或感情投射的對象，其實每個人在暗裏都定了你是我的甚麼、你對我的意義在哪裏。漸漸便懂得跟這人相交時，適宜飾演一個怎樣的角色。如果你遇到一個需要在你身上找到安全感的人，你就會飾演一把擋風擋雨的雨傘；在另一個人面前，你可能完全容許自己撒撒嬌，索取一些受保護的感覺。你怎樣來，我怎樣反應。我沒有仔細計算過我溫柔的時候多些，還是剛烈的時候多些。

☐ 你喜歡愛還是被愛多些？

◎ 兩者都同樣困難，真的不知道喜歡哪一樣多些。

☐ 難度在哪裏？



◎ 你要找一個愛你的人或懂得如何愛你的人，和找一個讓你愛的人或懂得接受你的愛的人，同樣難。

☐ 是要找到這樣的人難，還是愛和被愛本身難？

◎ 都難，都難。

立體明星

☐ 提起黃偉文，大家第一個印象都會覺得他是一個標奇立異的人，這個形象是最自然

的你還是刻意樹立出來的？

◎ 首先我不承認我是故意標奇立異的。其實我也做了很多跟大家一樣的事情，程度是十件有七件是一樣的，只是傳媒專挑我與眾不同的地方出來報導。老實說，我是有點不開心的，他們來問我為甚麼故意嘩眾取寵，為甚麼標奇立異，其實這是他們一手做成的，我做那些平常的事他們不報導，只挑不同的地方來講。好像一部電影九十分鐘，你只是剪了洗澡那兩秒鐘的鏡頭出來到處刊登，然後你走來問我為甚麼要拍鹹片。每個人都有跟別人不同的地方，有些人多些，有些人少些，我可能屬於多些那類，但我不覺得自己超越了可以接受的範圍。

□ 你心裡是否非常渴望上街有很多人望？

◎ 年輕的時候會，我有我的虛榮心，但不是無休止的慾望。以前這種感覺強烈些，因為不是公眾人物，被人注意的慾望未得到滿足，一點也沒有，是零，那時會有意難平的感覺。但有些東西不用多，有就夠了。今時今日，做了所謂公眾人物，有人注意就夠了，我一定不會每晚在家裏盤算：明天電個甚麼髮型來嚇大家一跳呢？我跟這個還有一大段距離。

因為工作關係，十日之中有三日我會「著衫」，這三日就會被登出來，另外七日肯定不會登，畢竟通過傳媒出來，一個人不是很立體的，我很介意變成紙上明星，你知印在紙上當然是平面的，我很介意別人說：「黃偉文呀？只是穿些奇裝異服搏出位，都不會思想，說話空洞無物的。」我介意這樣，但我感覺到，在某些人心目中，我只是這樣的人。

□ 你怕不怕別人看厭講厭了你後，就會將你棄置一旁？

◎ 所以我說我的存在意義不是要讓人注意讓人談論，這是很不可靠的。某程度上，我不是不 desperate 去讓人知道，世界上有些人叫做「為怪而怪」或者「怪得無point」。

同志野心

□香港有些文化人所寫的東西或講的說話我們同志都很認同，但他們始終不肯公開清楚地說：「我是同性戀者。」你覺得這個對同志解放重要不重要？

◎重要。但若果同志解放運動只是想做到讓大家知道同性戀跟異性戀無異，同性戀只是另一種選擇，希望社會不要歧視同性戀，這樣的野心未免太低了。因為我們討論的同性戀解放，其實背後牽涉一個更廣闊的概念，譬如民主、平等、人權等。一個社會若不歧視同性戀者，但歧視菲傭或殘疾人士，同樣未做到同性戀解放背後真正想做的事。不同的人會用不同方法去做同一件事，而且人生也不是只得一件事要做。

□ 商業二台曾經在九二年做過一個叫<妖獸都市>的節目，其中有一晚主題是同性戀。但這兩年來，商台似乎只專注播流行歌，在同性戀這件事上，完全放慢了腳步。

◎ 作為一個聽眾，我對那個節目不是沒有失望的。我覺得節目花了太多時間在一些個

人問題上，譬如很多人打電話來說：「死啦，我同男朋友一個星期沒有見面了，怎辦？」很多類似的電話，節目變成了同性戀個人投訴熱線，反而在大一點的社會問題上做得不夠，作為一個電台，對社會其他人就不公平。如果越南船民或者巴基斯坦人說：「社會對我們也很不公平，你們也為我們做個類似的節目」而我是電台的決策人的話，我也不知如何是好。

□ 但總好過怕犯錯就甚麼都不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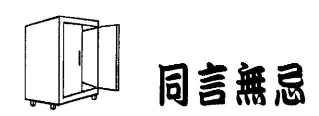
◎ 而且當一個節目變成一個讓同性戀者傾訴私隱問題的電話熱線時，會被人質疑是真心想幫同性戀者，還是有心剝削同性戀者，滿足某些人的偷窺慾。雖說行得正企得正，可昭日月，不怕蜚短流長，但人的偏見很難消除。我覺得做是一件好事，不做也無可厚非。

聽起來好像很官腔，是不是？

□ 是。



其後，跟黃偉文off the record繼續談了十分鐘，談的是商台對同性戀的態度，所謂off the record，即是呢度講呢度散，對於早已習慣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同志來說，內裡的苦衷，我們是充分理解的。



我知道 我不是唯一一個

Isaac

故事還是得從我的童年時候說起。

那年大概四歲。混沌的我，根本沒有所謂男、女之別。最親的人，便是兩個姐姐。那種依賴，直是到了見不到她們便失去安全感的地步！而父親兄長，卻是那麼嚴肅凶惡令人望而生畏！距離遙遠而不能親近！

對，她們是愛我的，我也愛她們，關係親密得連她們到公共澡堂洗澡時，也是帶同我一起去的。

回想起來，我清楚記得，那時候澡堂中一個又一個的女體，那是不同於我的，但當時我何曾可以想象更多？我甚至沒有對自己的性別理解到多少，只知那時的處境自自然然，舒舒服服，我甚至撒嬌要求穿裙子哩！

然後有一天，這個社會開始有聲音告訴我，我應該長大了，應該是個「男孩子」了，應該做男孩子應該做的事。我於是「醒覺」，是時候「假裝」自己了。我應該是男孩子嗎？我應該是女孩子嗎？放我在甚麼境況，我便成了甚麼樣的「人」了嗎？

誰可以告訴我？

小學。有段時侯，我總愛跟一大群女孩子玩。我覺得她們比較溫柔善良可親，而且肯接納我。偶爾與某小女生拖手，總被取笑拍拖。想起便覺可笑，甚麼拍拖，只不過是把她當成我的手帕交、好姊妹吧了！

相對地那些男孩子總是那麼粗魯放肆，老愛嘲笑你娘娘腔女人型。聽都聽到怕了！為甚麼男人一定要有男人的樣子？女人一定要有女人的樣子？

大概是五年級吧。我終於有了三個十分要好的男同學。我們總愛相約一起上學，天天走同樣的路程，也算是我最快樂的一段路程。

是這樣的：四人中的小曹，尤其健碩而陽剛。那時，可以說是我心目中最吸引的男性形象了。有這麼一天，風和日麗陽光普照，我們四人相約遊玩時，小曹竟把上衣脫掉，露出赤裸強壯的胸膛。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一個我有感覺的人的身體。在毫無心理準備之下，我被這一幕嚇得目瞪口呆。對於我，一個當時尚未懂得自己身分的初出茅蘆的小子來說，是震憾的。當時心如鹿撞、乍驚乍喜、面紅耳赤、忐忑不安、頭昏腦脹……驚魂甫定，我只能立即奔跑回家。那天，便這樣呆呆的望著窗外，久久不能自已。我為何會這樣？

誰可以告訴我呢？

教會，在我生命裡佔了很長、很重要的一段日子。從中我得到很多，也失去很多。



中學的生活一片空白，我沒有一個好朋友，我孤立無援！我既不能好好讀書，亦不能好好玩樂。我是那麼的蒼白，獨來獨往。一切似乎都不能令我投入，我站在一切的門外，別人也沒有理會我，甚至是，一而再地取笑我娘娘腔。（這為何真的那麼嚴重——於我與別人的相交上？）

也幸好有教會。接納、愛護。

一開始發覺自己的同志身分時，我真的很憎恨自己，我禱告，求神立刻「醫治」我。我說：「神啊！明天請把我變成異性戀者，跟他們一樣！」現在回想，其實我並非憎恨自己，只是不想與眾不同！不想被別人討厭、憎恨、抗拒和歧視！當天的禱告，神沒應允，我仍然是同性戀者。一直禱告了一段日子，我終於放棄了。同時，也開始了一段對我影響至深的單戀。

因為日久生情，愛上教會中的一個弟兄，完全是意料之外。這人不出眾、不英俊，略肥，內向寡言。但就是那份沉實冷漠永遠深不可測的樣子迷惑了我！當他用手摟著我肩，我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而當你知道這人永遠只能與你做好朋友而不能與你「更進一步」發展的時候，你也成了世上最痛苦的人！我又能做甚麼？我多見他一面，給他摟抱一回，跟他笑笑談談，就只能如此。我彷似一個重病的人，痛的無路可逃。我看見我由一個樂觀合群的人，變成一個孤獨冷淡消極無奈的人。

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我說。

時間沖淡一切。我刻意逃避這人。時間沖淡一切。相信我，是用血淚沖淡的。有一天，我決定重新做人。

我決定離開教會——這個代表著一套「牢不可破」的「勢力」的地方。我出去尋找真正的自己。我不能再為他人而活了，我失去太多，我幾乎連真正的自己也失去。我要去爭取我可以得到的，我不願日後再追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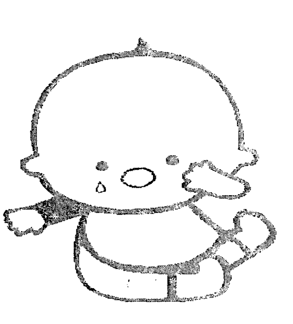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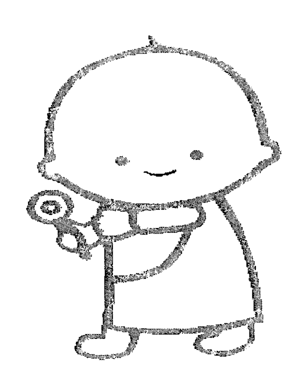
商台的節目「妖獸都市」使我知道有「十分一會」，這才打開我生命的一扇天窗。

世上同志多的是，甚麼類型也有，一如異性愛者的世界。走得愈深，愈看得真。愈能冷靜成熟觀看，愈覺得承認自己的身分並無任何困難。我不覺得同性愛是罪、是病或是見不得光的事！我只覺得世人麻煩，他們不接納、不明白、不了解、不聆聽，只是慣常地漠視和歧視小眾或另類。﹝事實是，同性戀未必是小眾或另類。只是被社會嚇怕而躲起來罷了。﹞至少，我們應該學習聆聽，嘗試對話，尊重每個人，尊重不同的聲音。

我在十分一會中，算是微盡了一點力，做我所能做的事。我雖未能完全公開承認自己的身分，但相信我，我從前是怕得要死，現在則是一步一步地踏出去，豁出去，不是盲目衝動的，而是各方面配合地。當我看見身邊那麼多人站出來，努力爭取，我知道我不是唯一一個。當我看見我的朋友在身邊互相扶持關心、有理想有抱負、一點一滴地做著同解工作時，我就不再膽怯。

不必世人認同，我很滿足於現狀。畢竟，生命只有一次，要盡情享受，盡情快樂，盡情去愛。







音 樂 : K.D. Lang - All You Can Eat

所有隨你吃飽



加拿大籍數一數二的女歌手K.D. Lang在英國紅極一時，並公開敢言自己是同性戀者，她的新作All You Can Eat大碟內容正是她個人鮮明且肯定立場的表露，同時她亦義無反顧地擺出「我就是我」的姿態。

首次聽她的CD縱然沒有慣常聽的Cranberries或Sinne O'Conner的性格腔，卻多了一份舒服、自然的K.D. Lang聲線，音樂上仍能保持其Folk Rock作風，尾耐聽的CD，本人推薦第四Cut和第九Cut。

阿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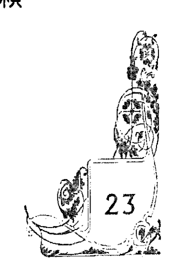
音 樂 : To Wong Foo, Thanks For Everything

感謝



此碟是原聲電影大碟，內有十一首歌，由不同歌手演繹，當然包括Cyndi Lauper - Hey Now (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的經典之作，歌曲類型配合電影，較多首跳舞音樂，有disco dance feel，相信在家聽著，也可隨之起舞一番。其中Over The Rainbow更是live version，至於碟中第十Cut純音樂選擇，感覺及印象最深，使聽者在這空間，加入自己的想象力，享受這音樂空間，雖然沒有刺激，沒有強勁，卻多了一份輕輕鬆鬆的情懷。

阿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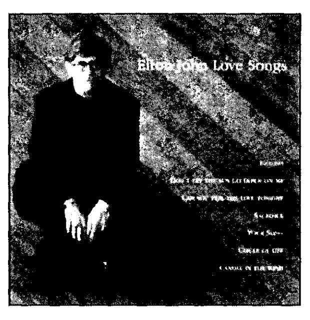
流行音樂： Queen · Made In Heaven · Elton John · Love Songs

老同志·新唱片



兩位同志前輩，一位已逝世，一位仍健在。

逝世的是Queen樂隊主音歌手Freddie Mercury。九一年尾因愛滋病與世長辭，卻於生前留下雄渾剛勁的歌聲。Queen原班人馬於今年年尾推出最後一張唱片Made In Heaven，除了首張細碟Heaven For Everyone可觀外，尚有Freddie的個人力作 I Was Born To Love You及 Too Much Love Will Kill You的新版本，和氣氛詭異的 The Most Beautiful Day (Reprix)是今年的首旗壓軸唱片。



健在的是 Elton John ，唱了二十七個年頭還是敬業樂業，雖未及七十年代巔峰時期般威猛，但近數年仍然是流行榜十大常客。年底推出的 Love Songs ，匯集了 Elton John 十七首名曲包括 Your Songs 、Candle In The Wind 及「獅子王」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可見這位樂壇巨人跨越年代的成就。

小卒

書名： Thinking Positive 作者： Ashton Applewhite

活在愛滋蔓延時

THINKING POSITIVE

Words of Inspiration, Encouragement, and Validation for People with AIDS and Those Who Care for Them

ASHTON APPLEWHITE
FOREWORD BY BERNIE S. SIEGEL, M.D.

男女老幼的同志，都經常或曾經問自己：「點解選中我？點解個天對我咁唔公平？」但想深一層，每個人都可能有這種「問天」的時候，所以，如撰寫此書前言的Bernie 說，既然大家都有同樣經驗，只能說生活本是艱難，人人有份永不落空而並非全然是個人的不公平遭遇。

所以，失落哀痛時，與其呼天搶地，不如看看此書自救。「積極思想」是一本獻給愛滋病患者及關心愛滋病人士的小巧袋裝書，結集了超過六百句五湖四海名人普通人的語名言，對死亡、信念、親朋，生命等作出五面是具有建設性的感想。智撼箴言雖不能使有關人士擺脫宿命，卻如一盞明燈，引導我們好好面對及走過這段黑暗之路。

愛滋病與你無關？所以不用看這書？你錯了：

〔一〕任誰也要正面思想來鞭策自己；

〔二〕愛滋病不會搞歧視，每個人也有機會與它正面交鋒，間接較量，而且我們是人類，舉凡人類之事情，都與我們息息相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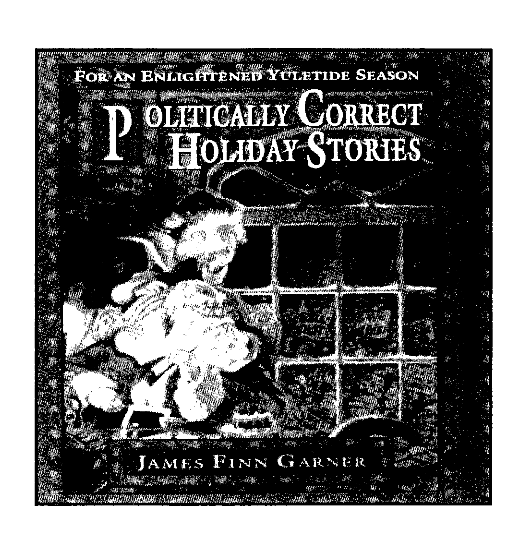
$85→辰衝書店有售

小卒



書名： Politically Correct Holiday Stories　　作者： James Finn Garner

聖誕齊學政治正確



「政治正確」這門學問叫人如履薄冰，步步為營，唯恐一次失言，無意開罪有關人士或團體，勢必被批為千古罪人。所以，為求自保或準備反擊，最好還是要有不偏不倚的政治態度。

如果受不住艱辛難明的理論，不妨試看這本嬉笑怒罵的〈政治正確假期故事〉，作者將數個家傳戶曉的聖誕故事「修正」，成為惹笑抵死、不含歧視偏見等雜質的全新版本。雖說是聖誕故事，但書名為「假期故事」，因作者認為過份強調白色聖誕是忽略了熱帶國家人士的感受，真體貼！

改寫後的故事會如何？如「胡桃夾子」中，本來玩具們一致希望〔依賴〕胡桃夾子向偷食老鼠宣戰，現在因主角反對個人英雄主，使一眾成立委員會商討對策，最後竟和老鼠達成諒解協議，而避免原有的暴力衝突，問你服未？

此外，書中也修改了一些「性別歧視」的英文字詞，如history後會加上herstory， woman內臧一個man字，太男性主義，於是變成wommon或womin ，既戲謔又有娛樂性。

$95.50→各大書店有售

小卒

給同志及非同志朋友們：

本人謹藉此衷心祝福
已經擁有你的另一半者
恩愛幸福　　恆久不渝
仍在尋覓你的另一半者
找到你要找的人
愛途順利
彼此相愛　　共渡一生
並在此特別給
兩位在我大半生中
最刻骨銘心的女子
史諾比的妳和芝麻街的妳
祝　　快樂！

永遠惦念的人

保守製作主辦，占米角製作，占米角第三分店**「爲哥死，爲哥忙」**從同性戀出發，訴說另一篇同志生活血淚史。開宗明義，有正旗號。寧死不「直」。有血有肉〈慾〉，有碗話碗，有碟話碟。由「關你乜事?!」過渡到「乜都關你事!!」磊磊大方的站出來，攣下去；扣成一個可歌可泣，哀怨纏綿的輕鬆浪漫愛情巨獻。**「爲哥死，爲哥忙」**於一九九六年二月十及十一日在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隆重上演。門票為港幣九十元正、七十元正及五十五元正〈學生及高齡人士〉於一九九六年一月十日起在城市電腦售票網公開發售，為免向隅，欲購從速。查詢及聯絡人：郭先生110064727 。

同一天空下

夢想

Derek

我夢想，在渡海的小輪上，當同志互相依偎，乘客不再避得遠遠，留下長長的座椅。

我夢想，在和煦的陽光下，成雙成對的同志，可以自由地躺在維園的草坡上，談天說地，閒話家常。

我夢想，電視上的流動電話廣告，不再以「搞機」做綽頭；雜誌上的專題，不再以同志做題材。

我夢想，「費城故事」的情節，只是作家筆下的虛構想像，而不是改編自真實的故事。

我夢想，愛滋病不再可怕，受傷的同志，將會征服病魔，康復過來，並且更加珍惜生命。

我夢想，同志電影節不復存在，因為同志和非同志之間，將是那樣親近、和諧地相處，再沒有甚麼價值，把左鄰右里的瑣事搬上銀幕。

我夢想，同志熱線的電話中，只會傳來支持和鼓勵，分享溫馨喜悅的聲音。

我夢想，夜店不再是尋找對象的地方，而是同志歌頌生命和分享友誼的天地。

我夢想，世上再沒有同志結集的地方，因為晴空下、陽光裡，都是我們的好去處。

我夢想，在書店內拿起有關同志的書籍時，再不用心懷恐懼，左閃右避。

我夢想，將來書店的書架上，再找不到同志的書籍，因為人已經無分彼此，不再互相議論。

我夢想，大街上珠寶店的櫥窗內，有為同志而設的婚戒。

我夢想，除夕的晚上，同志可以和家人圍坐一起，享受團聚的溫馨；而真摯的小孩子，會從同志的手上，欣然地接過紅封包。

我夢想，我帶著驕傲榮寵的心，安靜從容地對所有人說——我是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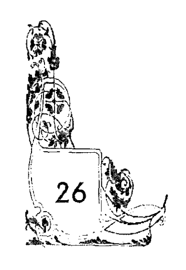
我夢想，所有的人都要祝福你和我，只因我們是同志。

我夢想，能夠遇上相戀的人，此後陪我走過人生路上的每一段。

我夢想，當北風驟至，落葉翻飛，我倆可以手挽著手，不怕寒風，無懼冷雨，溫暖和愛意從手心互傳。

我夢想，每一位同志都可以擁有自己的家，和所愛的人地久天長，與子偕老。

我夢想，有一天，這些不再是夢想。



讀詩隨想

還遠寧

因為死亡給生命劃上句號，人在有終止的時段中掙扎、奮鬥才顯得有意義；倘若時間像空氣般，永遠在我們知覺以外給我們享用而永無匱乏，生命只會被我們無聊地消耗。

一雙戀人同時患上愛滋病，一切理想當然的美好開始潰爛；樣貌本身就在人的控制以外，現在更無情地變形——這個難於接受的事實一下子將生活的規律搗亂了——從來僥倖就在我的行徑中盤桓，病魔的根源一定是對方。這個想法起碼不會使自己產生罪惡感。然而冷靜與沉思會讓我們看清楚惡運的根源：它可能是愛與慾、情與性、或同性戀身分的自我接納的必然結果。推卸責任、詰難或憤懣，絲毫沒有減輕猝然而來的痛苦。生命的意義不會因愛滋病的侵略而泯滅，一個下意識的抱擁、一頓互相依偎的午睡、一個不經意的吻...... 愛與關懷便這樣在雙方意識中復萌。

最難接受的事實看來也不過是個早到的句號，又何必因它不守時而泯除二人所創造的一切。

Dance of the Cherry Blossom

Jackie Kay (1961-)

Both of us are getting worse
Neither knows who had it first

He thinks I gave it to him
I think he gave it to me

Nights chasing clues where
One memory runs into another like dye.

Both of us are getting worse
I know I'm wasting precious time

But who did he meet between
May 87 and March 89.

I feel his breath on my back
A slow climb into himself then out.

In the morning it all seems different
Neither knows who had it first

We eat breakfast together - newspaper
And silence except for the slow slurp of tea

This companionship is better than anything
He thinks I gave it to him.

By lunchtime we fighting over some pretty thing
He tells me I've lost my sense of humour

I tell him I'm not Glaswegian
You all think dealth is a joke.

It's not funny. I'm dying for Christ's sake
I think he gave it to me.

Just think he says it's every couple's dream
I won't have to wait for you up there

I'll have you night after night - your glorious legs
Your strong hard belly, your kissable cheeks

I cry when he says things like that
My shoulders cave in, my breathing trapped

Do you think you have a corner on dying
You self-pitying wretch, pathetic queen

He pushes me; we roll on the floor like whirlwind;
When we are done in, our lips find each other

We touch soft as breeze, caress the small parts
Rocking back and forth, his arms become mine

There nothing outside but the noise of the wind
The cherry blossom's dance through the night.

蒜頭小趣

一凡

蒜頭呀！蒜頭呀！

你，中國傳統饕餐不可缺少的材料；
你，淘化了及感染了外國人的膳食口味；
你，令食品增添美味。

更是你，刺激我的官能；
更是你，剌入我的骨髓。

我尤喜愛吃生蒜頭，
一層又一層地輕脫你的外衣，
直至你完全地裸露於我的眼前。
我淌出淚水。

你散發的芬芳氣味，
透過我的嗅覺，
直沖腦部，
我興奮莫名。

你的肌膚柔滑白皙，
我的手熱燙了；
我的口徐徐地將你細嚼，
直達五臟六腑。

你，在我的體內燃燒著，
亦是你，令我感到孤寂與害怕；
因為你，
我不能面對別人，只是瑟縮一角；
因為你，
我不能與人侃談，只能自言自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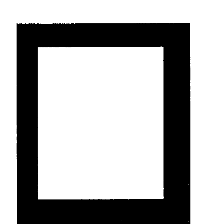
心中的那一個我大聲吆喝：
嘩，你的口好臭呀！
漱口水呀，漱口水呀！
請你救救我吧！
骨咯骨咯骨咯，
呵呵，沒用吧，
我依然撇不下你的影蹤！



本欄歡迎讀者投稿，題材、體裁不拘，字數不過千五。請附真實姓名、聯絡地址及電話，發表時可用筆名。如欲退稿，請附回郵信封及郵票。來稿請用原稿紙書寫，寄九龍中央郵箱七二二零七號。信封面請註明欄名。

香港花園道四至八號
聖約翰座堂
2501 0653

「愛之家」
是提供援助予任何對
愛滋病抗體呈陽性反應
或染上愛滋病的人。我們也歡迎其親友、愛侶、朋友及任何受愛滋病毒或愛滋病影響的人士參與。在我們的中心裡，人們可找到一個舒適的空間，放鬆自己，翻閱有關愛滋病的小冊子，也可以和我們受過訓練的義工傾談。



「愛之家」也是香港發展網絡的一部份，因此我們可以滿足受助人士的其他需要。我們歡迎任何背景、宗教信仰或國籍的人士參與。除此之外，本中心備有多類愛滋病書籍及小冊子供任何人仕取閱。

如欲查詢有關愛滋病的資料，可親臨**「愛之家」**中心，或致電與本中心的義工聯絡。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下午五時至九時

星期六下午二時至八時

（每月第四個星期一
及公眾假期除外）



為我們的福祉奮鬥

讀者來信

您們好，由於是新會員，對一切認識不深，所以未能提出甚麼有用的意見。但從最近一期〈十分一同話〉所知，過去的出版工作和會務都遭遇一定困難，但我深信，您們付出的努力、熱誠和勇氣，不論成果如何，必然會得到大多數會員〔甚至非會員〕同志的支持和衷心感謝。因為若是沒有您們的帶領，我們可能仍然是社會中隱沒的一群。

同志們還要走的路，肯定是漫長而又艱巨。由於種種個人的原因，我未能緊隨您們，走在生命的前線，為同志們的福祉而奮鬥，但我殷切的期望，有這樣的一天，我〔們〕可以沿著您們今天留下的足跡，為平等共存的理想繼續向前邁進。

〈十分一同話〉，作為會方與會員〔或外界〕主要的溝通橋樑之一，深盼能夠繼續豐富內容，提供更多有關「十分一會」的活動資料。

在此，再一次肯定您們的努力。

祝事事順利！

編者按：

對於十多位義務工作者來說，最大的回報莫過於讀者的回應，有你們的支持和鼓勵，〈十分一同話〉才會成長、進步。在此衷心感謝這位讀者的來信，我們會繼續努力。

對於雜誌內容、圈內時事、現象，可有如骨在喉，不吐不快之感？歡迎來信抒發偉論。稿長不過八百。

本刊聲明

在第一期〈為何不了了之〉一文中〔p24〕，負責製作的Felix〔黃元豐〕在未經編輯部的同意下，私自加了一段註文〔見右文〕。本刊謹向讀者致歉，並對Felix違反出版操守的行為表示憤怒及遺憾。本刊已決定取消Felix參與本刊工作的一切資格，此後Felix所做一切，與本刊無關。

本刊編輯部

同感互通

爲何不了了之？

作爲十分一會其中一員，對於去年的會務有以下問題：

1 去年你們曾於會員通訊說，十分一會將於七月舉辦話劇表演，我一向熱衷話劇，一心期望看到你們的演出，但到了七月時，話劇卻沒有如期舉行，亦沒有公佈原因，令我失望了一陣子，究竟內情是怎樣？

2. 十分一會每月向會員寄出通訊，作用是報告即將舉行的活動，但去年差不多每個月的通訊都過期收到，活動已舉行完畢才獲通知。另外，一年四期的會刊只收到三期，第四期原於六月出版，爲何不了了之？

小小會員

編輯部將小小會員來信轉交其中一位去屆執委，有關問題，答覆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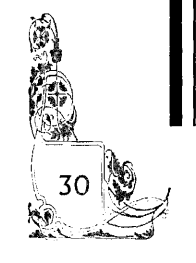
1 去年的話劇原定於七月初演出，已訂下藝術中心場地，並打算向藝術發展局申請撥款。但由於人手問題，計劃書趕不及在截止日期前呈交，無法申請撥款；另一方面，演員和幕後工作人員招募的反應也不好，劇本經多次修改仍未符理想。如來硬搞下去，將損失更多金錢，衡量過利弊得失之後，決定取消演出。訂下的場地須撻訂，共損失了一萬四千元，這個在會員大會已有交代。

2. 去年負責出版會刊及通訊的出版組一直人手不足，只有一、兩個人工作，印刷寄出的程序出現延誤，令會員過期才收到，實感抱歉。加上執委監察不力，出版組負責人無故失蹤，最後一期會刊未能出版，是人爲的錯誤。

註：此來信所涉及之去屆執委，於付印前仍未接獲轉介投訴；幸而該執委及時發現及作出之答覆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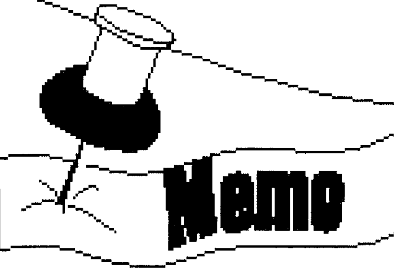
1. 上述之話劇演出，其中有關遞交建議書往藝術發展局之撥款申請，的確無法於截止前遞交，但因其建議書須詳列參與該劇之台前及幕後工作人員的履歷及職責，所以此乃因爲招募反應不理想而引致，而劇本在限期前亦已準備妥當。

2. 刊物出版在去年決定就出版時之財務、稿源、人手等情況下才作安排，而去屆亦聲明刊物將不定期出版；而在年度後期時因財政理由而一推再推出版日期，最終亦因人手不足而放棄出版，責任並非全在出版組負責人一位身上；而出版期數只爲內部訂下之目標，理想中會刊將出版三期，會訊將出版六期，而非該會員所述之四期，最終會刊只出版一期及會訊出版三期，相信上列的答覆刻意將所有責任全推在去屆其中之一名執委身上之嫌，蓋因上述之話劇建議書、劇本審閱整理及出版刊物均以不平均之工作量全推在該名執委身上。





同話集



慎防愛滋，記緊用套；
若要真情，愛惜生命。

男，年31，高5'7"，135磅，職業行政管理，愛好網球、羽毛球、旅遊，願與同嗜好者交往。新浦崗郵政信箱83376號。

M-0327

男，廿八歲，專業人士，五呎十，瘦身材，外表平凡，愛靜，喜郊遊和閱讀，尋同志筆友。

M-0332

男，29歲，5呎9，中等身材，本性沈實、溫柔，喜愛音樂、電影，尋找志趣朋友。

M-0330

個性斯文、隨和，聲線動聽，有魅力，愛美善，喜閱讀、音樂、旅行、游泳及結交好友。

M-0331

女，34歲，TB，找尋年紀相若的女性朋友，誠實可靠，大方有禮貌，為友，筆友亦可……。

M-0333

Me: 31, 5'8", medium to athletic build, told good looking, professional, mature, non-campy, member of HKGLCF.
You: 27-35, 5'4"-5'8", medium build, well-defined, facial profile, hairy, non-campy. Not over sentimental/sensitive (materialistic), either Christian or non-religious. Interested party call me at 1168333 a/c 7393.

M-0334

如果你希望回應〈同話集〉內任何留言，請將每一封回覆信放在一個獨立信封內（請貼上一元二角郵票），並在信封面上寫清楚你要回覆的信箱號碼，然後再寄回「九龍中央郵箱72207號，香港十分一會」，信封面上並註明（Ref.:RPA），我們即會馬上為你轉交！

Babylon Karaoke Lounge | **Aiken Mak** Hair & Make Up | **基恩之家** | **C.E. Top** Disco / Karaoke | **Corner II** Karaoke Lounge

H20 Karaoke

AA Fitness Club

香港同志研究社

十分孿情傳萬家

北角城市花園酒店
City Garden Hotel, North Point

23/12/1995
7-11.30pm



訂票熱線
Reservation
2314 8726



主辦 **香港十分一會**
Hong Kong Ten Per Cent Club

Event Donation for HIV Information & Drop-in Centre will be Held
當晚將即場募捐「愛之家」經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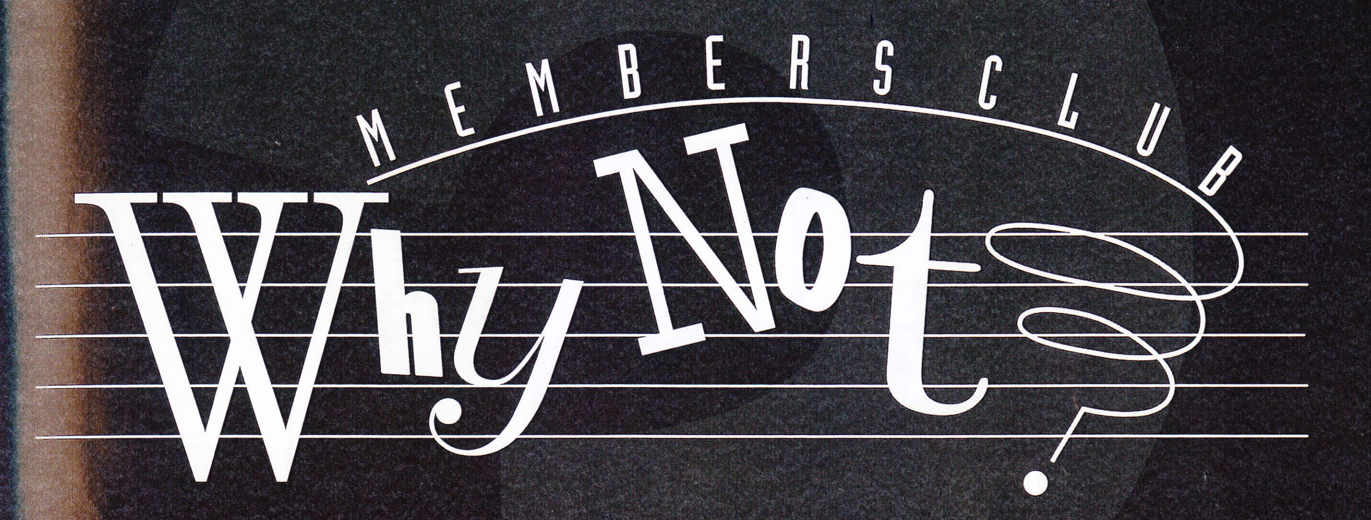
Why Not Karaoke

Member Club Karaoke

Contact Magazine



Café • Karaoke Lounge • Bar





Opening Hours Sun Thur 8 00p m 2 00a m Fri, Sat and Holidays Eve 8 00p.m 3 00a m

銅鑼灣駱克道491-499號京都廣場12樓電話：25727808

12/F KYOTO PLAZA, 491-499 LOCKHART ROAD, CAUSEWAY BAY H.K. TEL: 25727808


SANTA MONICA
FISHING ★
Cafes